

COLUM McCANN
SONGDOGS

记忆的四分之三属于想象，
其余都是撒谎

歌犬

科伦·麦凯恩 著
方柏林 译



作家出版社

COLUM McCANN
SONGDOGS

歌犬

科伦·麦凯恩 著
方柏林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歌犬/(爱尔兰)麦凯恩著;方柏林译. — 济南: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-7-5329-4227-5
I. ①歌… II. ①麦… ②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1243 号

图字:15-2013-140 号

SONGDOGS

Copyright © 1995, Colum McCann
All rights reserved.

歌犬

[爱尔兰]科伦·麦凯恩 著 方柏林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34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227-5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星期二	河有河规	001
星期三	野狗的良辰	025
星期四	渴求奇迹	071
星期五	上帝啊，真是不错	093
星期六	缤纷蓝苍鹭	123
星期天	主啊，我记得	153
星期一	留下平安	191
译后记		212

星期二 河有河规

我坐在背包上，在树篱边，老头子看不到我，我看着缓缓流动的河，看着他。

连河自己都不知道它是条河了。河面开阔，颜色黄褐，几只塑料袋子歪在芦苇荡里。就连在河湾处，河水的声音都已经不复存在。一片聚苯乙烯泡沫，绕在步行桥的桥墩上。有一层油，懒洋洋地漂在河面，在下午的阳光下，折射出斑斓的色彩来。

可是老头子还是在钓着。渔线甩了出去，划出一道亮光，飞蝇钩轻轻落到水里。他用腕部甩动了一下，每次甩竿后，头便低垂下去，将散线绕回，揉揉自己的前臂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走到一棵老白杨树枝条下，坐进一把红白双色条纹的休闲椅子。他的头向树篱这边转过来，没看到我。他往椅子背上靠了靠，开始收拾渔线末端的钩子，将钩子和羽毛放到嘴巴里，吹了吹，想把装饰羽毛吹起来。他身上的外套，乱七八糟地披着，裤腿吊得老高，现出了脚踝处绿色的威灵顿靴子来。他起身把外套脱掉时，看到那身形我大吃一惊——简直瘦削得跟原来寒冬二月我用来做十字架的芦苇一样了。

下午慢吞吞地继续着，他让软木手柄随意地支在裆部，斜下身子，向地上啐了一口，把下巴上的一点口水擦掉。有时候他把帽子推一下，向剪刀一般划过天空的雨燕致意，然后就看着躺在垃圾当中的渔线了。

很久以前，在七十年代——那时候还没有肉联厂——他早晨会带我过来，让我下到激流里，逆流游泳。他是游泳好手，身子结实，肩膀宽

阔，脖子粗实如牛。即便在冬天，他也会穿着红泳衣下到水里，犁一般往前划着，双臂划动如风车。一绺绺湿润的头发，贴在他渐秃的头皮上。水流很急，他能原地不动地游着。有时候，他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一两个小时，只是在那里划啊划。有时候，一边游着，嘴里还会大声喊着。母亲站在岸上看。她皮肤黝黑，几乎是沼泽的色彩，土地的模样。蓝色的劳动手套一直套到肘部。眼睛下方有眼袋。她会在那里站着，看着，有时候挥挥手，偶尔理一理银发上系着的五彩缤纷的松紧带。

我抓住白杨树的根，身子在水里。我那时候七岁，在水里的时候，胳膊窝会感到水流的拉力。水从我的脸上掠过，我的身子在水下摆动。老头子则仍逆流划着。划够了，他便停住，让水流将他往下游冲一冲，冲到河湾处。我便松开抓着白杨根部的手，随着他，一起顺流而下。他会伸手过来，抓住我，抓过我泳衣上的系带，将我拉过去。然后我们开始穿衣服，一起在泥泞的河岸上发抖。妈妈会来叫我们吃早饭。老头子的头向河里点着。河有河的王法，他告诉我说。河注定是要携裹着一切，滔滔向前。

可是，今天下午看着他，我在想，而今他要是再来游的话，他会跟芦苇荡里那些臭狗屎和垃圾一样，漂来漂去的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东方的天空现出尼古丁一般的色彩，渐渐融入西边的红霞。几朵淡淡的云，在其间刀削一般穿插而过。老头子拿出香烟来，用掌心拍了拍烟盒子底，将盖子打开，用拇指向上弹起，那动作带着一种久经磨炼的耐心。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，拿出几根厨房用的火柴来。从远处，我都能看到他的手在发抖。他连擦两根火柴，才把烟给点着。

他向雨燕吐了吐烟雾，将渔竿又拿起来，充满爱抚地摸摸那玻璃

杆，举到身后，作最后一次甩竿。一团渔线哗啦啦跌到水里，河水飞溅起来。那一刻，一切都凝聚到了一起：水滴溅起来，照在阳光下，五光十色。此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一切当中，老头子与河水难舍难分——老头子和这河流，一辈子的身份互为交换，过去他们狂放不羁，变动不息，总在折腾，总在求新求变，总在往前冲，现在他们慢下来了，在奔向一片终极的、静止不变的大海。

一九一八年夏天，在一个俯瞰着大西洋的山崖顶，一个红褐色头发、裙子上只有一只袖子的女子，生下了我的父亲。在镇上，人们都叫这女子疯女人——她的一只胳膊缩在裙子里，贴在腰部。出生的境况谁都不感到吃惊。海的飞沫溅到崖上，紫色的野花爆炸一般盛开，一定让她想到了在那遥远的佛兰德斯爆开的炸弹。她刚收到一封信，信里说她的心上人做了战争的炮灰——他是本地人，七个月前上了她，而后离开梅奥，穿上英国军装，去当兵了。或许，她剪断了脐带之后，跳起了疯狂的伤悼之舞，而对孩子的黑发、粗糙的红唇、极白的皮肤，还有扁耳垂，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吃惊的。

孩子被两个新教女教友发现了。这两个女子住在海边一幢大宅里。有个星期天出来散步，看到脚踩过的草丛中有个包袱，上面露出了婴儿的皮肤。一个女子脱下衬裙，将孩子包起来，带回家中。我的祖母，那个疯女人，失踪了。只是在通往山里的路上，她的衣服撒落了一地，包括那只有一只袖子的裙子。

两个女教友就在这大宅子里，把他抚养大了。宅子里有精美瓷茶杯、收音机，还有上面堆着几勺子冻奶油的烘饼。她们让他坐在大钢琴边，用嘴舔舔手指，将他的黑发向后梳，他的额前总有一绺放荡不羁的

乱发。他的衣服是从都柏林直接订购的，精美的白衬衫，可惜他在沼泽地里跑来跑去的时候给毁了，粗呢裤子在海边岩石上划破了，精美的蓝色领巾也被他拿来包着石头砸麻豫鸟。她们在新教教会里让他受洗，教名为戈登·彼得斯。多年后，因为这个名字，他在学校里挨了揍，他便在两个女教友牙刷上撒尿，报复她们。

可是他还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，爱着这两个人，这两个眼睛明亮、眸子深绿的老太太。每次散步散久了一点，回来时他总会从黑池子边上采些野花回来。这紫色的花儿放在餐桌上的昂贵花瓶里，一朵朵互相点着头，仿佛是在相互致意。她们两个人他都称为“阿妈”。他带着石头从海滩回来，说着自己在海滩上一路走，一路有海豚跳起。他的朋友曼利，还发出尖叫声，据说会吸引来海豚。两人会在海边一起待上几天，喊叫着，眼睛向着大海。两个女子会送来打包好的午餐给他们吃，将长长的裙后摆铺到岩石上，坐着，看着自己的养子。

父亲的模样看起来一定古怪，他穿着系有腰带的蓝外套，眼睛黝黑，眼神里那时候就已经有了遗传的不羁和忧伤。

十一岁那年，听说了生母的故事后，父亲给自己重新取名为迈克尔·里昂斯。他觉得这名字在本地司空见惯，更有可能是他父亲的名字。他穿着短裤，站在悬崖边，因为父亲那平白无故的丧生，他向大海吐痰，他要让海把痰带过去，浸到英国。可惜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，他的痰是向西吐的——向着墨西哥、旧金山、怀俄明、纽约这些后来他的痰真正到达的地方。

两个女子下到海边，每人拉住他一只手，让他一路荡着秋千回家——一脸雀斑的小男孩，如一旋转飞椅，小小的、褐色的鞋子踢向空中。

一九三四年春，两个女教友决定划船，给岛上人带点吃的过去。我父亲没和她们一起——他在沼泽地里用弹弓打麻豫鸟，那时他正是发育期，身体上有些不便之处了。海水波平如镜，姜黄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。两个女子离了码头，进到沼泽里，手上打着白色的阳伞。她们开始划船，船桨在海上荡起同心圆的波纹，码头渐渐退后了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——其中一个女子，罗耀拉，是划船高手——可是或许她是侧身看海豚，看一只漂浮的鞋子，看海星，或是看一只被人废弃的瓶子，然后就一头栽到水里了。或许，她的朋友一时鬼迷心窍，一起跳了下去，阳伞飞了，一个银发老太，穿着白色花边裙子，双臂张开，纵深一跃，跳进澄蓝而平静的海里。到了水里，她们对视了一下，猛然记起一个重要的事实：两人都不会水。阳伞漂在海面上，我能想象两个女子是如何一起沉到海底，手拉着手，懊恼着养子不能在海草中与她们相见。

她们的遗体被冲刷到了海滩上，当时有海豹在附近的岩石上大声叫着。

两个女教友被葬在靠近入海口的一个宁静墓地。河流在那里轰鸣着，汇入大海。在遗嘱里，她们把所有家产都留给了我父亲——房子、土地、瓷器，还有从瓷杯里向他俯视着的牙刷。他那时候十六岁，坐在客厅的红木桌子前，寻思着这空宅子一下全砸给了自己该如何对付。园丁和管家照旧上门来做事，敲着门上的铜环，他来开门的时候，他们迅速脱帽，神情严肃地向他点点头。他给他们发薪水，但嘱咐他们不要再来，说家里的杂务他会自己动手来做，他每周还照旧会从遗产里拿钱出来给他们发薪。他们带着疑惑的目光，从那碎石小道上走了，边走边回头。草开始长长了，长过了槌球球门。槌棒也丢了，没在了杂叶间。窗

帘一直开着，任由一束束的阳光进来，把家具晒褪色。父亲的衬衫和马甲在走廊地上摆得到处都是。他开始在室外走廊上睡。楼上的屋子里，幽灵的声音实在嘈杂。屋子显得陌生了，可是白天他还在屋子里转着，打开抽屉，敲敲墙壁，在窗玻璃的灰尘上潦草地写着“迈克尔”。

是一部照相机将他唤醒的。他在床下一只没人注意到的红色大箱子里发现了它。这相机本来属于罗耀拉，可是她从来没有跟他提过。打开银色扣带，一阵灰在他周围升腾起来。他把相机的配件摆到床上来。这是部老式的相机，上面是小雀商标的遮罩，胶卷完好无损，木架稳稳当当，镜头上什么划痕也没有。一张纸上有手写的说明。他花了几个小时把相机装了起来，带到楼下，走到散落着衣服的走廊上，出了门，来到前面的草地上。他为这新发现感谢上苍，开始在外面随意走动，练习着，透过那木框的镜头，看着长长的草，将镜头打开、关上，将相机上的一点灰尘都给擦掉，用楔形木块固定住三脚架，他把相机命名为“罗耀拉”。晚上他还把它带到走廊上，夜深难眠时，就看一看相机。那时候他还不知道，日后这相机会把他推向花花世界，让他有所依托，在他心里凝结成一种信念，让他相信光的威力、取景的必要，以及凝固时光的可能。

他从都柏林订购了更多胶片和冲印设备，在草地末端建了间临时的暗房，每周将相机拆卸一次，用白衬衫的下摆擦拭，然后一丝不苟地重新装好，并用软布浸在稀释的醋里，顺着一个方向精心擦拭，以防尘垢堆积。在长达数月的寒冬，他把布和旧毛巾塞进盒子里，以免设备受冻损坏。夏季的时候，他把设备放在阴凉处，盖上一张巨大的白色桌布。

我能想象到三十年代的父亲，四处游荡，头像一只燕子，从照相机黑罩后伸进伸出。他带着相机，走在八十年前饥饿的穷人修建的路上。

这些路很窄，有海边吹来的小水珠子落在上面，路像喝醉了一般，从海边蜿蜒着伸进山里。醉汉走在路上，有时候是成排的醉汉，如同大萧条年间飘动的野草。雨浸湿了土壤，敲打着地面，在海湾上空架上彩虹。狂风从水面上吹过，有时候风力极大，吹走石板、屋梁，甚至掀走整个屋顶。

父亲的朋友曼利有辆摩托车，父亲有时候会借来一用。他斜下身子，让那胜利牌摩托车绕过急转弯的角落，沿着码头，穿过乡村的绿地，脖子后面围巾飘扬着，我家老头子成了本地一景。

在梅奥那些偏僻的小路上，他用黑白照，抓拍低着头去做弥撒的老妇，伸到一洼黑水之上的鲜花，废弃的乡村小屋里依偎在一起的绵羊，商店橱窗里褪色的一包包玉米片，码头边伸手在油桶上取暖的渔夫，在一辆老拖车外四仰八叉躺着歇息、伸手抓着裤裆的中年补锅匠。这是个基本上从未被什么镜头捕捉过的世界，我的父亲在四处抓拍。现在他个子大了，身子也结实了，袖子卷着，模样夸张而张扬。那卷毛在他额前跳上跳下。他手背上青筋暴露，如同密布着冰河留下的蛇形丘，青色，脉络分明。他随时可以伸出胳膊，自如地跳上一曲。舞厅外的女孩看着他，寻思着。

长着一张臭鱼脸的舞厅老板不许任何相机进舞厅。不过，父亲在附近转转就知足了。他会抽抽烟，等着曼利出现，找机会用一用罗耀拉。那年他十八岁，世界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所在。整个宇宙，他恨不得都一块块咬下来，喂到一张巨大的胶片上。在舞厅外，有时候他会拍摄第一次抽烟的女子。她们的新帽子歪戴着，鲜艳的唇膏故意往上涂了涂，让嘴唇显得更厚一些。有时候，姑娘们还让他进去跳舞，可是他无此雅好，除非能让他拍张照片。

有一次，教堂的女管家在神父寓所后的厕所里解手，他想抓拍，给逮住了。厕所门开着，能看到管家把裙子高高掀起到臀部，两膝张开着。父亲躲在一簇灌木丛里。不过，他一张相片都没拍到。棒球手出身的神父发现了他，上去就是一记勾拳，将他打倒在地。神父将相机后盖打开，拿出胶片对着光看，仿佛是在看什么神圣的经文。接下来那个星期，他的布道声音雄浑，大量引用旧约中关于拜偶像的经文，狂热的话语在信众的席间回荡。我家老头子戴着帽子，缩在教堂后面。礼拜者上前去领圣餐时，他把帽子推了推。从此之后，他在镇上行走，身后就如同跟着一个阴影，不过这阴影倒是有几分英雄色彩。出了教堂，他的步子就大摇大摆起来，他还带着一种传教士般的狂热，向空中啐了一口，走路的时候，肩膀神气活现地晃着。

他从遗产里拿出些钱来，在一条乡村小道末端的废弃牛棚里，修了个摄影棚。这个牛棚很古老，地上不是牛屎就是木头，角落里还有一头小牛的残骸在那里腐烂着。他把残骸拖了出去，烧掉，用水把牛棚地面的脏物冲干净，将木板钉下去，在墙上挂满照片，然后等着顾客上门。他靠在门口，神情倦怠，嘴里抽着烟。有时候曼利会来，拿出自己的手枪炫耀一番。他打着过时的领带，穿着无比俗气的西服——都是父亲借钱给他去买的。曼利会在牛棚转悠，说着自己看过的书。他那时候宣扬无政府主义，说这是民主最完美的形式——挥拳声称支持萨克和凡塞蒂的事业，虽然这两个人十多年前在美国被处决了。曼利梦想去西班牙，或许是去参加国际旅。曼利絮絮叨叨讲着，父亲频频点头，眼睛却看着路的尽头，盼着顾客过来。

什么消息到梅奥都姗姗来迟。报纸来得晚。观念来得晚。有时候鸟群都来得晚。土壤和气候里有种沉重，导致了这种麻木不仁。他知道，

如果他做出点不寻常的举动，当地人就会来他的牛棚。不久，他开始宣布，肖像照免费。此后，人们陆陆续续来了。他们仿佛做了亏心事般，鬼鬼祟祟地，沿着两边生满荆棘刺莓的深巷，走到他的牛棚里来。父亲从一根木梁上，挂下来一块白布。波纹一般的光，穿过墙板照过来，在顾客的脸上打出各种形状。憔悴的农夫，穿着做礼拜的旧西服，在那里局促不安；老祖母伸出手指，挡住一口烂牙；戴着帽子的警察；一个穿着宽大裤衩、用拳击手套拍着胸膛的拳击手；领子上别着一朵花的本地屠夫；裙子里别着安全扣的姑娘；甚至有些年轻女子，懒懒地躺着，摆出骨感而又淫荡的姿势。

父亲拾掇了一张三条腿的旧式长躺椅。女人们躺上去，头发瀑布一般披向地上。曼利也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了，伸出他淫荡的舌头，从牛棚的木隔板后面偷看着。这些照片也不算多骇人听闻。它们有种笨拙，似乎是老头子用力过猛了——不像多年后给妈拍的那些流畅而性感的作品。大部分女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些照片。几十年后，老头子颇有了些臭名时，他在法国找了个出版社出了本画册。这画册在镇上引出了一阵小小波澜，本地一位议员在画册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姑妈，照片上她左边的奶头在亚麻布衬衫下若隐若现，议员气得发了次轻微的心脏病。

雨燕飞起来天马行空，无视空间的存在。有的向上飞着，捕捉空中的飞虫，有的向下，向着海边转过去，或者只是前前后后、来来回回在飞，像一道道鞭子，抽打着傍晚的天空。他抬头看着，似乎带着妒忌，希望自己也能冲上去，学着去飞，加入到雨燕中去。雨燕都吃了一肚子虫子的时候，他从休闲椅上站起来，拿起渔竿，将飞蝇钩钩在最下面的小孔里，离开河边，走过泥泞的土地，向着家里走去。

他用最下面的一截渔竿当拐棍戳着，蹒跚地走，黑色的外套打着，吊在他的身上，他嘴里叼着的烟上下左右在晃动，右手提着蓝色水桶。到了门口，他把渔竿靠在紫藤上，慢慢把自己一只靴子踢下来。穿了长袜的一只脚踏到水泥地上，凉得直发抖。他对着拳头咳了咳，将痰吐到排水管下方的洞里，又弯下腰，在水洼里把烟掐灭，猛一挥手，驱赶着空中的蚊蚋。

我拎起背包，从树篱后走出来，穿过院子，走了过去。他像一好奇的动物似的，把脖子歪过来，闭上右眼，开始从外套口袋里找眼镜。

“我的天，”他嘟哝道，“这不是你吗？”

我伸出手，他的肩膀靠到我肩膀上跟我拥抱。他的身上有泥土、烟草和鱼饵的气味。他走到门前，将脚抵住门下面，将其推开，咳嗽着，把外套扔到架子上。

“天，你那啥玩意这么重啊，”他说。

我把背包靠在餐桌下，他走向壁炉。

“乖乖，”他说，背对着我，在火桶里摸索着什么，“你看你现在挺人模狗样的嘛！”

“你自己气色也不错啊。”

“头发理了。”

“理了。”

“耳环也没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，好久前就不戴了。”

“你回来待一阵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勺子，用手指转着，“一个星期吧，行不行？”

“只要你能受得了我这老头子。”

“只要你受得了我。”

“度假吧？”他问。

“差不多吧。回来拿绿卡。哪天得去都柏林大使馆跑一趟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去了伦敦呢！”他说。

“以前是住过。不过现在我在美国。”

“明白了。你都在那儿干啥呢？”

“杂七杂八的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他抓了抓头，发出了打嗝般的声音。“这些天，这边也没啥好说的。”

“看上去还是老样子，也就是河不一样了。”

厨房日光灯嘶嘶在响。“我现在天天去钓鱼。”

“天天都去？”

“我是想钓到一条粉色的大马哈鱼，很大，就在河湾那边。我发誓这鸡巴玩意是在嘲弄我，时不时跳起来一下，就跟挥手似的。”他伸出双手，“有他妈这么长哩。”

“大马哈鱼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在河里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

“它怎么了？”

“什么怎么了？”

“河水。”

“哦，肉联厂加了几道闸门。”